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八十　經部

孟子集疏卷十三　　宋　蔡模　撰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集疏曰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朱子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胷中

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指略可見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像而別求所以盡之也曰然則存心養性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又曰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著性情在裏面故孟子語意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又曰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

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人能盡其心則是知其性能知其性則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禀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行否曰初間亦只謂知得盡如大學知至未說及行後來子細看如大學誠意一般蓋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無少虛偽不實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又曰君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須知得盡方始是

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既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又曰存心非別去尋一物來存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又云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處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欣戚也殀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須通下章看西銘都相貫穿問集註所引張子語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又曰橫渠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模先君子答學者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之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而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而

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但知覺字與心字相廹近不如人字分别得明白耳故先師有未瑩之疑模謂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盡心如大學之誠意知性如大學之致知知天如大學之知止而盡心知性以知天所以窮其理即中庸所謂智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即中庸所謂仁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閒謂盡心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此無少虛偽不實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致知要先明善要先窮理既致其知之至既明其善之本既窮其理之極則天之所以為天者亦不外是矣此知性知天即中庸之所謂智存謂操而不舍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養謂順而不害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間便是所以養性事謂奉承而不違如存吾順沒吾寧也便是所以事天但存之養之又便是事心之與性又便是天非有二也此存心養性以事天即中庸之所謂仁知天而能不以殀壽貳其心此可見其智之盡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此可見其仁之至以此而立命則全其天之所付無一毫人欲之私以害之此即中庸之所謂勇也隆山李道傳駁陳武所撰楊文靖公傳議曰傳中所斥能知性則能盡心為講之不精者朱先生孟子集註說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舊說謂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前輩皆從之而朱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務得聖賢本意故舊說雖善而考之文義有所不協則弗從以為非聖賢當時立言之本意也使孟子此章信如舊說當云盡其心則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矣然後文義相協今乃不然一反一覆固已不同復以盡心知性兩句語勢觀之則上輕而下重正與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相類以彼證此

其意尤明故先生別按本文更定今說文義既協理致自明陳武顧以為講之不精何哉且心性天三者蓋所從言者異耳要之理則一而已矣故凡盡此心者必知此性者也茍不知之若之何其盡之既知之矣則所謂天者豈外此而求哉世之學者每有心小性大之蔽意謂必先盡其心而後可馭致其極以知夫性殊不知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謂知性故能盡心者於義無傷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者是失其先後之倫也集註於心性天三者之說可謂條理別白指趣分明讀者可以曉然無疑矣而陳武顧謂其舛逆心性之說何哉洪範言思與此不類若夫大學之言知中庸之言明大抵皆以知為先集註所謂必能知而後能盡者正與之合陳武顧謂其不達於此何哉夫朱先生之學其所資也博其所自得也多其師承實自楊氏而其說經則與龜山異者甚衆蓋惟其當而已惟其合於聖賢之本意而已陳武偶見此

條意謂此乃孟子中大節目而為說之異如此自喜得間而起攻之何其謬哉模按駁議衛道甚嚴於集註極有功但心小性大之辨特以性與心初無間言之則恐其猶未盡心統性情之說耳○**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集疏曰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程子曰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而死者非命乎曰孟子

自說了莫非命也然却不說是命張子曰居巖牆之下壓而死者不可言正命盡其道而死者則始到其本分所受之命也范氏曰立巖牆之下則有覆壓之虞作不善之行則有及身之災此乃自取非正命也桎梏而死則刑戮也小人不能遠害是不知命故被戮而死非正命也君子不能遠害是不知命故立巖牆而死非正命也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朱子曰前面事都見未得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既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愆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巖牆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同否曰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看來此句只是說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當順受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而死便是自取又曰莫非命也是活路在這裏看他如何來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言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

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死非正命也須看孟子意如何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死於縲絏不成說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我所好○集疏曰程子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

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張子曰求有益求無益道德勉之則無不至人皆可以為堯舜於富貴則有得有不得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求在外者為命以求在我者為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乎則求在外者不可言以命而求也又有聖人有義而無命則義命之云似專為求在外者設此析而言之何也朱子曰在義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不通矣曰張子後說如何曰其言義命似專為求在外者言之其曰有內有外者是又以求在外者為自有內外錯綜而

觀亦無不通矣又曰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唯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賢為聖利害甚明孟子說命至此章方說得盡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集疏曰或問萬物皆備朱子曰萬

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又曰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備於吾身反之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萬物皆備於我横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事皆備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所不足於敬事親有所不

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友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若如禪家之語只空虛中打箇筋斗者無着力處又曰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憑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又曰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以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及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又曰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闕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耶曰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集疏曰朱子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

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集疏曰或問六章七章之說朱子曰六章李氏以為人而無恥則其為恥也無復可恥矣七章亦有謂○人若不恥其不及人則終不能及人者於義亦通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

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也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集疏

曰范氏曰孟子每言道德以義配之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以義配道也尊德樂義此以義配德也道無義不足以為道德無義不足以為德率性之謂道得於己之謂德行而宜之之謂義士不知義則無以為道德故孟子每言道德必以義配之謂其行而得宜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才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集疏曰范氏曰凡民待文王而後興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聖人則不然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舜文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湯聞堯舜之道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文王聞湯之道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聞文王之道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聖同

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後世去文王既遠讀其書行其道是亦文王矣凡民興起必待文王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聖人則與文王同道孟子但言豪傑之士者為賢人法也朱子曰范氏推言聖人一節甚得言外之意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曰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去此取彼何也朱子曰救焚拯溺非常有

之事所指者狹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

皥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豐氏名稷字相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集疏曰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或問過化存神之說朱子曰張謝皆疑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爲是也故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虎豹炳蔚之言其言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

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又曰過化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久存神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問所經歷皆化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過了者化則是未過時却凝滯於此答張敬夫曰程子謂所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便化所存者神是心所存主處便神蓋言其不待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也所經歷處纔霑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又曰荀子亦有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問同流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問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曰小補只是逐片逐些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

○孟子曰仁言

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

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集疏曰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别道理○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葢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集疏曰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不知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不可禦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集疏曰范氏曰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初間何嘗不知既而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當就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害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

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集疏曰

問天民大人如何朱子曰大槩聖矣以言說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與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又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如乾之二五通上下而言之也此不言聖人者如乾之大人豈必以為光輝而未化者耶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材而

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集疏曰朱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是亦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又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所性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

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禀者然爾君子所性猶堯舜性之之云也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私意便剗斷了那根更無生意譬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養得到便自然生根是下工夫做來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不待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不待教他重而自然重模聞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壅得厚盛則發見於外者自然睟面盎背到得手足便順不覺其所以然此

是甚次第廣土衆民其道大行自有不容過窮達不足道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盖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集疏曰范氏曰聖人治天下當使家給人足財用有餘五穀易得有如水火若使菽粟如水火則人知廉恥興於禮義豈有不仁者乎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焉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又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税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天生時而地生財所以養人食之不以時用之不以禮則天地之力亦不能給是以古之明主欲治天下先治其心人君之心清靜而省事淡泊而寡欲則萬民得其所萬物得其性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

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觀水有術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也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集疏曰程子曰觀瀾必照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成章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之謂也或問此章之説朱子曰程子至矣其曰無窮又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問觀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又須窮

其本所自來曰觀其瀾是就瀾處便見其本更去那裏別討箇本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集疏曰問成章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也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止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止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止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

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也問孳孳為善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

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安頓處不然卻似無家舍人雖有千金之寶亦無安頓處問利與善之間曰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奈中間溫吞（並入聲）暖處利與善之間若纔有一念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利也此樣極多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欣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堀潔白物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黃氏云事所當為之謂善有為而為之謂利為君而仁為臣而敬為子而孝為父而慈事之所當為者也為內交為要譽為宮室之美為妻妾之奉有為而為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慾之私善利之間相去甚近而一則為舜一則為蹠乃由是而分焉蓋人心之靈與天地同體純粹至善萬理具焉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舜之兢兢業業由仁義行者亦是心也見便則趨見利則奪枉尺直尋則為之損人益己則為之雞鳴而起孳孳在是則盜蹠之暴戾恣睢日殺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間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

釐繆以千里可不謹哉孟子發明善利之論而尤謹其所謂間者蓋欲學者精别於毫釐之際而審其所趨向也至其答梁王之問告宋牼之詞皆拳拳於義利之别其示人之意切矣學者誠能澄心靜慮反觀内省於其所謂間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發果善乎果利乎善則行之利則避之朝於斯夕於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苟為不然則計較於毫髮之微而甚至於父子兄弟不相保其不同禽獸者無幾爾一念之差固若此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

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

賊道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亦楊墨而已矣○集疏曰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恐如今道流修煉保嗇神氣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又曰楊朱看來不似義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問楊墨固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尋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執之政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之時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

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輕重以適於平蓋所以節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黃氏云道者何中而已無過不及之謂中時措之宜謂之時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大矣小有偏焉則雨暘寒暑各失其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念慮云為可以有所偏邪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皆不得其中子莫之執中又非所以為時中也孟子從而闢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為天下後世慮至切也夫墨之兼愛似仁楊之為我似義孟子極言其禍至於無父無君以禽獸目之志於道而不得其中豈不甚可畏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集疏曰或問柳下惠不辭小官楊氏既以為和又以為介何也朱子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其為和而不知其為介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為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集疏曰問性之身之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久假不歸舊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三說亦自倒斷不下又曰諸家說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終非其有遂引惹得司馬溫公蘇氏來闢孟子

○公孫丑曰伊尹

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説朱子曰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簒賊耳楳謂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而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

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

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集疏曰朱子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方見於所存也黄氏云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負陰而抱陽均氣而同體未始不相似也靈於物而謂之人賢於人而謂之士則其等級亦相遠絶矣渴飲而飢食趨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獨超然有以異於人與物者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義之是趨也苟為不然則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懵然而無識頽然而無志其所尚者不過飲食利害之間謂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當為士之名哉故為士者要當以立志為先而立志者要當以仁義為主仁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為宅也而安為路也而正居而由之庶無愧於士之名不然則没於飲食利害之間識陋而志卑醉生而夢死孟子所謂哀哉豈不甚可哀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是舍簞食豆羮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似。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禄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章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焉爾又曰此章設辭論辯皆以發明聖賢愛親守法之誠無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脫然無一毫計較

利害之私而權制之宜議請之法所未暇論也學者深玩乎此而有得焉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

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集疏曰或問踐形之説朱子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是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是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間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其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云者本有是物而又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又曰聖人所爲便踏著箇形色之性又曰伊川説充其形色自是説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之生人人之得於

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不聽目便必當無不明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情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聽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聽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蔡氏云形色出於天性謂之非天性則不可然以耳目口鼻四肢而言則天下之人莫不踐焉苟惟形是踐則從欲必至於滅性故惟聖人盡性然後可以踐之惟字與然後可以字更當熟玩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强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

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

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集疏曰朱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財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徒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者如有私淑艾者鄒是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孔子告顏子以博文約禮告曾子以一貫此所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也又云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集疏曰問引而不發朱子曰謂漸開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須知得是引箇甚麽是如何地不發又是甚麽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心目與他看令此心精一無少夾雜方始見得

精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不是不說自是微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此箇道理又便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箭雖不發然已知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來○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

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集疏曰模按大學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又曰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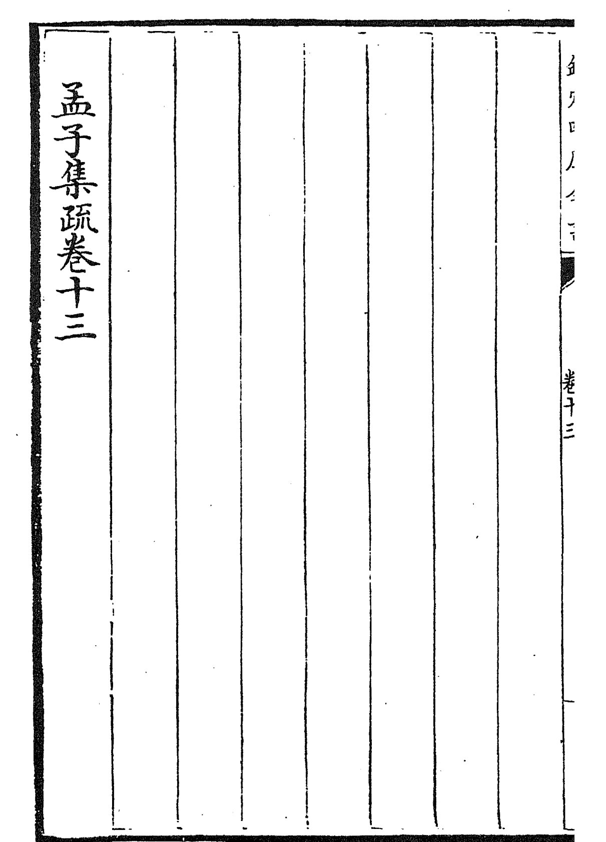
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集疏曰朱子曰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詳見論語學而篇

第二章集疏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悦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集疏曰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如何朱子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又曰學者亦有當務學者須要窮究源本既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沾滯之患



孟子集疏卷十三

孟子集疏卷十四

宋 蔡模 撰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

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内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

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集疏曰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武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致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

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註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

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蹶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集疏曰問果為女侍朱子曰愚嘗推究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囿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集疏曰問上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下不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朱子曰然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集疏曰或問好名之人能遜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朱子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又曰能遜千乘之國唯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遜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强為之爾然這邉雖能遜千乘之國那邉簞食豆羹必見於色蘇氏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遜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又曰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好名之心勝者是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

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集疏曰或問民貴君輕之說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問伊川云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以一時之災而遽廢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謂易其人而祀之蓋言遷社稷壇埸於他方所耳又曰集註變置社稷出於彭城陳無已之論曰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竊以為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說焉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集疏曰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邪朱子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黄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黄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殆以此邪又記東溪高彥先祠曰孟子之

論二子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為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又曰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又曰仁者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及就人上說則謂之道也又曰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中庸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集疏曰朱子曰如見惡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於羣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

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

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絶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説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集疏曰尹氏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之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矣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悦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

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貞依也小曲曰隅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集疏曰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飢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集疏曰朱子曰如紂之酒池肉林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禀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所謂性命者何不同也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名也

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以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賤富貴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聖人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又曰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如夫子不得位文王因羑里此是合下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又曰晏嬰知矣不知仲尼豈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樣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晏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

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又曰有命焉有性焉此命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命也君子不謂命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一箇心只就所主而言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禀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禀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滿道心欲其無不

及也又曰此章只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顧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說有命人說命處却說有性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

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人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為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為一皆可欲而不可惡

則是可謂善人矣然此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已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慊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可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者也然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閒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造

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又曰有可欲之善然後能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必先討得真實藥材然後修製以至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答張敬夫曰此六位為六等人耳今所謂善者乃指其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説信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黄氏云學之所造有淺深則德之所至有高下聖賢推明其序使學者循而進焉其望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於為大為聖為

神夫聖神者豈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當戰國之際其告人者不曰堯舜則曰湯武豈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蓋人性皆善聖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耳學者豈以不能為患哉患不為也雖然聖神固可學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謂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曉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門也蓋學者入道之初將以決其所趨向不必他求也求之於可欲不可欲之間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樂善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為可欲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惟人以為可惡而吾亦自知其可惡也學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間果可欲乎果可惡乎從其所可欲捨其所可惡斯可以為善人矣由是而進焉雖聖神可為也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難能而曉之以人之所易知聖賢之望於學者如此而學者顧不思焉其亦可歎也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罥古縣反○集疏曰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

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

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夫子設科以下舊說以為孟子之言而讀子為予則失之矣又有以為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詞恐亦或有此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

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

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集疏曰朱子曰此章舊時解得是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曰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强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須故為要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而後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義却頭項多

問人能充無穿踰之心是就至粗處説以言餂以不言餂是説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大段周密了所以説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約守而務博施之病○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説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仁矣然

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孟子曰欲其約則又隘狹而無廣博之功然則所謂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葢自孟子發之吕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集疏曰吕氏注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

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吕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集疏曰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至矣其論堯舜禹湯文武一條尤有功其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者兼夫經德不回以下而言聖人之事也行法俟命朝聞夕死者以言近學之方也此其等級明矣行法以俟命者則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又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　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

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桷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集疏曰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朱子曰孟子之藐大人者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濟人之所欲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徇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耳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又曰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他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爲世上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諸口故孟子云爾問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曰得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集疏曰呂侍講云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又曰多字對寡字說纔要多些子便是欲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又曰周子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然後可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

聖人不能也黄氏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内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之謂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之告顔子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内姦外宄抵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楳謂此章孟子教學者存心之要法周子推之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此是周子發聖賢此心體用之妙然學者若真能

寡欲存其本心久而不失則亦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不可以不勉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集疏曰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模按論語公冶長篇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

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

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集疏曰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

專務徇俗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又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又曰鄉原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真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

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集疏曰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事未有出此其間却煞有曲折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不可分做兩件說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又曰孟子論鄉原亂德

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孟子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有以見夫天理民彛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集疏曰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朱子曰惟三山林少穎說得最好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或問此章之說曰禹臯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

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槩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絶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愚於此竊以程子繫之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慨然有感於斯者夫洎有宋慶元六年朱子熹仲晦卒門人黃榦撰行狀有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蓋千有餘年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

偉然未及百年踳駮尤甚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

又可略㪷

孟子集疏卷十四

孟子集疏後序

抗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内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顔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

子之徒會集以為論語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藴與天地相為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為民先覺絶學頼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教復明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沿流泝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藴與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

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别其所異於是盡
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註出焉蓋至於今家傳
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
朱子之心即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
矣抗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固以老友
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粹也取舍決
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峰府君克
世師學易簀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為尤詳先君

子謂抗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註固也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實志以往嘉熙已亥抗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抗

無似俾共商確焉朝夕玩味稽合盖亦有年抗以隨
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
府伯氏以書誨抗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
藁尚冀有進試為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抗聞伯氏究
心於是也參彧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
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録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
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
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

集疏者集註之意易見觀集註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間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旣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于後與同志共之是年九月朔旦弟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宫大小學教授抗謹識

謹案卷十三第八頁前一行其若有不可言者刊本苦訛若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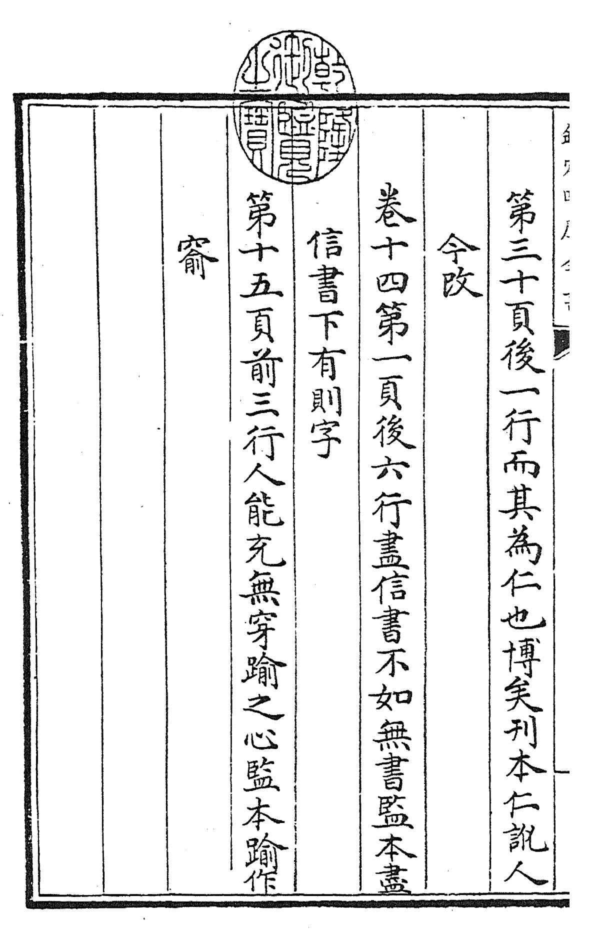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三行與木石居刊本居訛俱今改

第十五頁前一行中天下而立刊本而訛以今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足以無飢矣監本足作可

第十九頁前四行乃在利善之間而已刊本善訛害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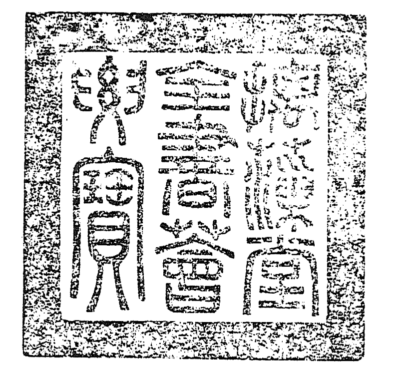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前五行是其介也刊本其訛以今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而其爲仁也博矣刊本仁訛人今改

卷十四第一頁後六行盡信書不如無書監本盡信書下有則字

第十五頁前三行人能充無穿踰之心監本踰作窬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